

明儒學案

冊五

明儒學案卷二十二 江右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事出爲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參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請告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參政廣東按察使疏乞終養起福建按察使萬曆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駘蕩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卽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胡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爲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憮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教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

蜀以後先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墮落形骸則不能備萬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匪是則黜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先生之旨旣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不遠其言與釋氏異者釋氏雖知天地萬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於有只在盡心與不盡心之分義則以爲不然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爲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不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爲空則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

則一也

胡子衡齊

理問

既曰在物爲理又曰處物爲義謂義非理也可乎既曰在物爲理又曰性卽理也謂性爲在物可乎○理之說曷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變理陰陽釋者曰變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黃中通理言至正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曰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爲在物何哉

虛實

世儒以萬理爲實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君臣父子皆然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惟求理於心則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於父子君臣哉胡子曰夫萬物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卽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卽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於物則萬物奚與於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

心惟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烏覩父子君臣之爲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烏覩天地萬物之爲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世儒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爲實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究竟矣

天人

程叔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天工天官咸自天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故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於天者以爲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彼釋氏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視三界山河大地不足爲有無非本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當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聖人本天舍人心又孰爲本哉非心之外別有天也苟一私意奸於其間雖自悍夫行之必有厭然而不中慊雖自愚夫當之必有拂然而不中甘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心天者爲之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無理乎凡本心者卽有釋氏之失則此心固爲人之大崇

乎所謂皇極帝則明命天理皆當剗心剔性別有一物以索諸焚芴芴而後爲得也孟子謂仁義禮智根心愛親敬長爲良知皆非也夫苟不能自信其心爲天索諸焚芴芴以求之吾見其襍積磔裂膠固紛披不勝推測不勝安排窮搜愈精比擬愈似而天者愈離吾未見其能本也

心性

曰先儒以爲心者止於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爲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覺虛而理實心虛而性實心性雖不可離尤不可混曰以知覺爲心以實理爲性固可謂之不混矣然以理爲在物則性亦當爲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以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爲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爲在物一以爲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居半焉已矣又可通乎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明光三者異號則可謂爲異物則不可也謂心性情三者異文則可謂爲異體則不可也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捧土揭木儼若人形而告之

曰是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塊如也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仁義禮智非有物焉以分貯於中也則覺爲之宰也亦非有物焉以分布於外也則覺爲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卽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卽理非性之外有理也然則所覺者卽能覺者爲之也苟無能覺者則是捧土揭木而已爾亦烏有夫所覺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爲道心覺於欲則爲人心以覺語性安知其不覺於欲而爲人心歟曰若是烏足以言覺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癢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卽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爲多欲爲人心當其爲多欲爲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爲痿痺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爲覺於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爲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爲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夫覺性者儒釋一理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由分也

體用

曰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有用而無體者也今子辨理以察而語性以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歟曰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爲用語用則截然曰是不可爲體語物語理必應體用而成四片不知文義愈析論辨愈執而道愈不明矣

循序

曰古之小學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者也今子嚶嚶然惟心性之務先靈覺之獨切無乃紊先後之序乎曰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爲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爲序也種樹必先植其根治水必先濬其源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世儒反以先本爲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豫求於末終是不爲紊也哉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以理爲在物從物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通於庶人又奚足以言理

格物

曰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初學猝難了也曰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

也則恆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卽格物而致知之功不雜施矣其下文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更不添一物字則格物之爲知本明矣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己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求其端用力孜孜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非謂窮索也窮理者卽極夫天理之謂也誠極夫天理則人欲滅矣

博辨

問博文約禮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者故稱博莫非文也而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天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是故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

明中

語其藏則渾渾淵淵空空一者不得不一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井井斤斤睽睽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不理一也奚虞分之不殊哉又豈先析之爲殊後合之爲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爲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

心之燦燦者也以其至一理至不一者也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爲物也

徵孔

儒者必曰先知後行夫子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

續問

氣有陰陽五行糅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爲形而性宅焉性者卽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而統於心故言心卽言性猶言水卽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汨於泥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汨於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是性氣質是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人之初死其氣猶存而生奚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贅也亦舛也○合吾之本心卽爲無私卽爲合天○問龍溪有直達性真惡名埋沒一世弗恤之語然否曰君子

復其性真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真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真體也君子卽有不得已蒙世之大詬固皆付之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問學以聚之曰聚卽凝聚之謂非襃積而聚之之謂也○問獨知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於時保之者是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門人問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命爲宗以存神過化爲功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爲應跡言過化也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請下之曰以仁爲宗以覺爲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爲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爲驗以無聲無臭爲至曰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爲宗以獨知爲體以戒懼不昧爲功以恭忠敬爲日履以無欲達於靈明爲至曰若是則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

申言

蓋嘗觀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

則帝天爲之宰焉者是命也卽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爲之宰焉者是性也卽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者是也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乎人之知覺本通於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者本未爲非亦未爲私也覺卽理也然至於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知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爲之也○思未起而覺不昧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生平忿慾矜名諸病反觀尙未盡瘳所以然者只是依違在形骸上取滋味而不信有不依形之天味也向世界上爭勝負而不信有不著世之天勝也

困學記

予童頗質任嘗聞先府君論學而不知從事年十七遊學邑城讀書學舍遂致駘蕩喜放是歲臘先府君卒愈自放然慕奇名好談孔文舉郭元振李太白蘇子瞻文信國之爲人如文舉太白夢寐見之酷嗜詞章時傳李何詩文輒自倣效又多忿慾躁動不知檢嘗著格物

論駁陽明先生之說年十九與歐陽文朝同硯席最契時或覺非忽自奮爲學要文朝

諱昌號蜀南庠生南野先生族孫

共爲之勉修一

二月不知方遂仍墮舊習嘉靖壬寅予年二十六方買居白鶴觀下

適歐陽南野先生

諱德字崇一號南野仕至禮部尙書諡文莊爲陽

明先生高弟子

自鄉出邑城會友講學傾城士友往會而予獨否既

數日文朝則語予曰汝獨不可行造訪禮耶予乃隨文朝往訪先生於普覺寺先生一見輒呼予舊字曰宜舉來何晚又問齒對若干先生曰以汝齒當坐某人下予時見先生辭禮簡當不爲時態遂歸心焉先生因講惟仁者能好人一章言惟仁者有生生之心故見人有善若己有之而未嘗有作好之意故能好人見人有惡若瘝厥躬而未嘗有作惡之意故能惡人今之人作好作惡則多爲好惡累未可謂能好惡也予素有疾惡之病聞其言憮然若爲予設者已乃走拜先生家從遊海智寺月餘自憂好放之習何能入道一日先生語以立志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吾人立志處而其功在致吾之良知又曰唯志真則吾良知自無蔽虧語若有契一日先生歌文公欸乃聲中萬古心之句予一時豁然若覺平日習氣可除始定嚮往真意次年癸卯春爲小試之迫此意雖未寢而志則馳矣秋舉於鄉歸見先生

又北行赴辭而先生屬望殷甚予亦頗承當及甲辰會試下第歸途與同侶者撓亂既歸雖復見先生然屢興屢仆第其中耿耿有不甘自己之念乙巳秋丁祖母承重憂丙午復同文朝及羅日表讀書龍洲名鵬癸卯同鄉舉因與康東沔公倡和諱恕字求仁縣令自遣而嚮學功愈弛至丁未爲先祖母卜兆致訟適先生起少宗伯予送至省城既歸復畢訟事自覺學無力因悔時日之過大病在好詞章又多忿慾三者交劇於胸中雖時有戰勝不能持久此予志不立之罪無可言也時年已三十一矣

丁未冬予忽有飄然遐舉離世之興及就友人王有訓語

名託號未

菴一號石壁病農

有訓曰遐舉不如力學因偕予往訪羅念菴先生

諱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官贊善謚文恭

居石蓮洞既一月日聞先生

語感發乃北面稟學焉先生初不甚喜良知亦不盡倍陽明先生之學訓吾黨專在主靜無欲予雖未甚契然日承無欲之訓熟矣其精神日履因是知嚴取與之義戊申春予遊韶太守陳公諱大論南寧人仕至太守闢明經書院延教六邑諸俊又先延鄉縉紳鄧鈍峯居

書院中爲侶

諱魯樂昌人官學正

陳公嘗從陽明先生學後專意元

門子少病肺咳血怔忡夜多不寐則就拜陳公學元未有入鈍峯始

爲魏莊渠公諱校官至祭酒崑山人弟子亦遊南野先生門後專意禪宗子亦就鈍峯問禪鈍峯曰汝病乃火症當以禪治每日見子與諸生講業畢則要共坐或踞床或席地常坐夜分少就寢鷄鳴復坐其功以休心無雜念爲主其究在見性子以奔馳之久初坐至一二月寤寐間見諸異相鈍峯曰是二氏家所謂魔境者也汝平日忿慾利名種種念慮變爲茲相易所爲遊魂爲變是也汝勿異功久當自息四五月果漸息至六月遂寂然一日心忽開悟自無雜念洞見天地萬物皆吾心體喟然歎曰予乃知天地萬物非外也自是事至亦不甚起念似稍能順應四體咸鬯泰而十餘年之火症嚮愈夜間能寐予心竊喜以告鈍峯鈍峯曰子之性露矣久之雖寐猶覺凡寐時聞人一語一步皆了了鈍峯曰是乃通晝夜之漸也子勉進之可以出死生矣予乃問出死生何謂也鈍峯言不出死生則前病猶在予因是從鈍峯究出死生之旨若曰有所悟又偕遊曹溪瞻大祖塔感異夢遂又有忘世意至秋越錢緒山公至韶陳公延留書院中名德

洪餘姚人陽明先生弟子

予甚喜請益然見錢公以憂制未大祥遽

遠遊又乘青幃張皂蓋前呼導予心私計曰予雖學出世事亦未敢謂然也亡何冬盡予方圖歸因起念遂失初悟忽若痞悶雖極尋繹

宿見意象俱似而真體昏塞甚不自得述其故質於錢公錢公發明頗詳迄不當予意一日同諸君遊九成臺坐地方欠身起忽復悟天地萬物果非在外印諸子思上下察孟子萬物皆備程明道渾然與物同體陸子宇宙卽是吾心靡不合旨觀前所見灑然徹矣因自審曰吾幸減宿障從此了事又何可更纏世網從事殘蠹致汨吾真耶旣歸以先君方待吉淺土卜葬不果此中不自安又家人輩不善事老母致有不懌意予衷亦常怏怏無以遣已隱隱有儒釋旨歸之辨而猶未決也已酉家居因結邑中曾思健諱于乾號月塘羅東之諱潮俱庠生蕭天寵名隆佑吏員官縣丞及王有訓歐文朝爲會頗有

興發至冬予赴會試與王武陽諱肅有訓叔教諭同舟昕夕唯論學

方浮彭蠡值風濤夜作不能泊岸舟顛幾覆數矣同舟人士皆號達

旦予獨命酒痛飲浩歌熟寢天明風稍定始醒同侶有詈予不情者

予自若也庚戌落第後舍南翁先生宅一日以舟顛熟寢事請正先

生曰此固甚難然謂仁體未也予曰仁體當何如曰臨危不動心而

又能措畫救援乃仁體也予雖聆服然未繹其旨仲夏李石鹿公名

春芳字子實興化人官元輔延予過其家訓諸子因盡聞王心齋公

之學諱艮字汝止安豐場人陽明先生高弟誠一時傑出獨其徒傳

明儒學案卷二十一
八中華書局聚

失真往往放達自恣興化士以是不信學久之孰予履乃偕來問學立會冬杪予歸自儀真發舟三日皆遇劇盜以風猛得脫同舟亦有泣者予獨計寇入則當倒橐輸他無虞也以是亦不爲動辛亥子挈家歸義和滄洲故居獨學寡侶力有少弛又明年壬子館虔舊習大作幾自墮至冬同歐陽曰穡赴會試諱紹慶號乾江南野先生仲子

官工部主事

時曰穡延思健赴京訓諸子亦在舟雖日常切琢而予

放未廖癸丑落第初擬就選學職至期悔止友人周仲含

名賢宜號

洞岩萬安人官至右布政使

及思健曰穡咸勸予選而思健至拍案

作色奮曰子母老不及時祿養非孝子勉從謁選得教句容既至方

牽業舉日課諸士文而自以出世之學難語人又負高氣處上下多

窒每自疚已乃疑曰豈吾昔所悟者有未盡耶時甲寅二月聞南野

先生計已爲位痛哭因念師資既遠學業無就始自悔數年弛放自

負生平又負師門爲痛恨尋因作博文約禮題遂舍而思曰孔顏授

受莫此爲切故必出此乃爲聖人之學而非此必非聖人之學者也

於是反覆而思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徇近儒亦不敢參己見久之於

先儒終不能強合其疑有四於近儒亦不能盡合其疑有三蓋先儒

以窮理訓博文其說要推極吾心之知窮至事物之理予所最不能